

##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张绪峰/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之一，是社会治理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社会组织具备政府和营利性组织所没有的独特属性，即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互益性或公益性，因而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社会组织整体质量不高。从功能上看，社会组织能直接为居民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占比有待提升，服务群众的领域有待拓展。从结构上看，有些

社会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设计和价值使命，内生动力不足。从类型上看，社会矛盾调处、自我管理自治类的社会组织缺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

二、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内部成员整体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质量。目前，社区层面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开展活动需要各级政府的推动，并按照行政要求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社会工作的手段和动能。

三、自我造血能力不足。当前，社会组织筹资渠道单一，能获得企业支持、向社会募集资源、具有自主盈利的社会组织比例不高，社会力量、企业参与在地公益服务的意愿不高，能够整合多种资源成为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

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有限。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大背景下，大量的服务资

源分散在政府各职能部门，本应以社会化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的服务，仍由政府各职能部门直接运作、大包大揽，压缩了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协同治理的空间。社会组织希望在政策、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支持，对政府转移职能、让渡空间的呼声较高。同时，相比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不均等，效益难于最大化。

五、社会组织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由于社会组织日常服务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统筹协调，没有形成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相适应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管理力量、手段、方式也与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益多样化形势不适应，难以提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能力。

六、党建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短板。目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没有党建工作的要求与规范，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政策依据不足，影响了党建工作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组织内部有党员身份的人员组织生活困难、有入党积极性的人员找不到组织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能力，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改革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领导管理作用，按照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构建“统一

登记、分级负责、分类服务、以社管社”的枢纽型服务管理体制，加大政府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扶持力度，通过委托、授权等方式，提升其服务、集聚、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能力。

二、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健全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让渡空间、提供资源，列出向社会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清单，厘清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推动职能部门“壮士断腕”、简政放权，使资源下沉与工作重心下移、事权下放同步，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壮大提供支持。

三、支持社会组织提升“造血”能力。政府借助经济发展的优势，支持引导社会组织联系社会资源，允许社会组织吸纳并建立公益基金，向社会募集服务资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多元的资源。加大基层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沟通协调力度，积极了解社会组织的特长与短板，改变社会组织无位置、无载体、无资源的状况，通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使社会组织有为有位。

四、改进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以社会及群众需求为导向，重点培育公益性、服务性、自治性社区社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同时，对社会组织

孵化机构和平台进行整合、优化和功能再造，积极与社区内外各类资源和平台对接，提升社会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引入新力量。

五、改进社会组织考核评价方法。不单纯考评发展社会组织数量，注重考评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群众参与度、服务项目创新度以及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联度等，确保社会组织沿着社会治理创新的主线开展活动。同时，完善社会组织荣誉制度，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成绩为重点，定期评选表彰优秀社会组织、优秀公益项目、公益先锋等先进典型，培育一批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品牌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协同治理。

六、切实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把握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引领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协同社区治理，是创建党建工作先进市的新领域、新课题。按照分类分级管理原则，在“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负责同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以党的组织建设引领带动社会组织建设。完善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体制，建立街道党工委领导的社区党建指导站，统筹辖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党的工作，保证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 养老服务新模式：代际互助的中国版本



张映宇/文

公益慈善人士

养老已成为国人不可回避的话题，如何破解养老困局，已成为每个未老或已老的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内容，公益行业的志愿服务也积极进行了有益的模式探索。关于养老志愿服务，我们更多关注于老人接受服务的满意度，而忽视了提供服务者的获得感。尽管志愿服务的初衷，从来都是自愿无偿的，但志愿服务的结果，也从来都是互助共赢的，因为陪伴成长，共同成长。志愿服务当中的互助效应因为其公益属性而更容易被忽视，但一个可持续的成功模式，必然是基于互助共赢的核心精神。在养老志愿服务的众多选项中，代际互助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好模式。

国外曾报道过，美国西雅图将一个养老院和幼儿园开在了一起，两代人都发生了意想不到

的积极变化，这些奇妙的化学反应，都来自于代际互助的共享模式，尽管国外的这一模式并不是志愿服务的行为，但仍然可以被志愿服务所借鉴。

值得欣喜的是，早在5年前代际互助的中国公益版本“感恩梧桐树”就已在知名高校开启了探索。2012年，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生命科学学院邢东明老师偶然听到一则消息：一位深受敬仰的老师去世，几天后才被邻居发觉。心痛之余，他觉得应该为这些一生奉献的离退休前辈们做些事情。结合长期班主任工作经验，他认为在校生与离退休前辈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将两个近在咫尺却缺乏互动机制的群体结合起来，关键是构建可持续的代际公益互助体。经过广泛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后，2013年6月，邢东明老师系统策

划发起了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感恩梧桐树，就是代际互助的中国公益版本，它为国内养老志愿服务带来了代际互助的清新之风。感恩梧桐树的宗旨就是感恩那些曾经种下梧桐、培养凤凰的高校离退休前辈老师，让他们

的生活不再因为年老而变得困难，让他们不再因为孤单而变得寂寞。公益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大学青年志愿者根据院系、专业、籍贯、爱好与离退休前辈老师进行精准结对，通过定期探访、组织聚会、生日祝福、疾病探视等陪伴活动，解决离退休老师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满足了就近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丰富了居家养老的服务供给，帮助空巢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通过教授老人学习电脑、智能手机等现代电子设备以及组织协助老人参与社会文体娱乐活动，丰富老人的交流渠道，扩大老人的互动半径，充实老人的活动内容，提升老人动手动脑和融入社会的能力；通过帮助老人整理回忆录和查阅文献等工作，丰富了老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了老人的存在感和成就感。而在志愿服务高校老人的过程中，由于师生和专业的天然亲缘关系，这些青年大学生不仅丰富了陪伴老人、照顾老人的生活体验和阅历，也提升了孝老敬老的道德素养，更学习到老前

辈们奉献的精神、治学的态度、人生的体悟、学问的精华，真正通过代际互助实现了两代人陪伴成长、共同成长的项目初衷。

为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邢东明老师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师生们共同创建了北京健康长城公益基金会，由基金会发起和资助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5年来，该项目已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扩展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协和护理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机构，志愿者超过1000名，服务的离退休前辈超过600名。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自诞生以来就广受好评，其创造性地将中华感恩文化以及“精准结对、差异化志愿服务、公益与传承融合”理念融入敬老助老的志愿服务之中，获得了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的认可，也成了应对中国老龄化严峻挑战的一道亮丽的公益风景线！

反思项目的成功之处，关键在于立足社会问题，通过平台的资源整合，实现了参与主体的高度契合，满足了多方需求，最终实现了各方共赢。同时由于养老需求的广泛存在，高校志愿者的便利资源，再加上高校离退休老人和青年大学生天然存在的亲缘契合关系，也为这一项目的推

广复制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2017年，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被全国文明办、民政部、团中央等六部委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中国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提名奖》。

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首先是一个精准助老的公益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实践的公益课堂，更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抓手。它打通了老少代际隔阂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了代际互助和知识传承，有效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同时高校也借此将单纯的课堂教育进行了延伸，实现了社会实践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双丰收。感恩梧桐树公益项目的这些社会效益，也赋予了项目更大的社会价值。就养老模式而言，代际互助为老人提供了一次再次融入社会的机会，老人的经验资源再次得到了挖掘和传承，养老的公益模式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就志愿服务而言，精准靶向的志愿服务效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品德素养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培育和提升；就学校教育而言，丰富了大学的社会实践形式，让大学的思想品德教育真正实现了落地；就社会治理而言，不同代际的社会因子经过公益的创新组合，碰撞形成了一个有益的生态圈，促进了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治理。